

极目远望—瑞松

裘索

每每去伊豆鸟虫屋，拾级而上至拐角处，总不由得会举头远望森林中离天空最近的那一棵松树。虽无鲜丽之色，也无招展之叶，但四季常青，磅礴傲然，不攀不附。

大儒孔子曰：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。盛赞松之高洁。

王安石在《说字》中写到：“松为百木之长、故字从‘公’。在‘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’的位序中‘公’居首位。从先人从‘松’字的结体上，彰显了松的卓尔不凡。

苏东坡一生爱松，发妻王弗病故后植松以纪，十年后写下潸然泪下的《江城子》：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……明月夜，短松冈。松不仅寄托了大文豪对人生的执着，更寄托了对发妻的无限思念。

冯友兰更是对松酷爱有加，故居前庭有松三棵，以“三松堂”为书斋雅号。先生已去，风范长存，无论风雨晴雪，三棵松依然虬枝雄浑傲然于三松堂前，苍翠奇绝的老松成为一代哲人不与世俯仰的人格具象，一座普通的院落因三

某日小姑娘收工，带回一只野鸽子，是在稻田边的柳树上捉的，当时它正孵蛋。小姑娘向我摊掌展示两枚鸽蛋，说今晚加菜，做个鸽子汤给全家解馋。

野鸽子被一根扎辫子的红头绳束了翅膀，一对圆目紧盯着我，咕咕咕咕地求救。好说歹说，我终于说服小姑娘，将其放生。许是舍不得那两枚鸽蛋，松绑后的野鸽子扑腾两下，并未飞离，仍看着我，咕咕咕叫。看情形，我只能收养它们了。

从阿奶床底，翻出一个闲置铜脚炉，把它搁在卧室南窗下的写字台上，掀去满是孔洞的圆盖，在炉底铺上绵软稻草，把两枚鸽蛋轻放于稻草上。我把野鸽子放进脚炉时，它仍咕咕叫着，一定是在谢我，随后把身子埋进脚炉安静孵蛋。我在桌上放上玉米杂粮和一碗清水，尽量不去惊扰它。某深夜，电闪雷鸣，几个落地雷震得窗门嗡嗡作响。野鸽子却双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孵圣贤蛋。

两周后的某个清晨，野鸽子终于飞出窗外，在桤树上咕咕鸣叫。脚炉的稻草上，两只胎毛湿漉漉的幼鸟，闭着眼簌簌动着，萌得令人心疼。

每天，写字台前的窗子全天打开着，方便野鸽子出去觅食，回来嘴对嘴给幼鸟喂食。看着它们一天天长大，我尤为兴奋，情不自禁地哼唱那首《野鸽子之歌》。偶然间，我在《大众电影》杂志上翻到这首歌的简谱和译文，其中没有一句是歌唱野鸽子的，我却依旧唱它。

大约一周后，幼鸟褪去乳毛，长出新羽。再过一

松堂而名扬四海，松也成为燕南园的文化符号。

松作为中国画的题材备受历代文人画家的垂爱，宋代马远的松瘦硬如铁，而郭熙的则盘结似龙；元代王蒙的松高挺直立、率意洒脱；清代石涛的松蜿蜒奇绝，笔墨丰润；而八大山人的则笔意寥寥却笔笔神风；近代画坛诸家对松也都眷顾。1926 年一代巨擘吴昌硕捐赠我母校早稻田大学 60 幅书画作品，也许是爱屋及乌、酷爱吴昌硕石鼓文书法的同时，也深深喜欢上了他笔下大美金石之风的松画。俊卿先生将书法、篆刻的行笔，运刀和章法融入松画，将松表现得气象苍浑、雄健古厚。其傲睨万物、高洁独清的品行与俊卿先生的风骨最为契合。松干苍茫遒劲、松叶挺拔峭拔。而谢稚柳笔下的松更是将书画同源演绎到了极致，非书法用笔所不能为。

在文人雅士的世界里，风清气正、坚贞凛然的松是他们永恒的膜拜对象。无怪乎全国人大代表吴中伦院士曾提出将松树作为国树的议案。

泱泱华夏对松的执爱如此这般，邻国扶桑对松

周，它们可以在写字台上扑腾漫步，其中个大的那只，还跳到窗台上，冲着桤树上的母亲，咕咕呼叫。

又过两天，我放学回家，仍兴冲冲地扑进卧室。

然而，脚炉空了，窗子像照片一样寂静。我奔到桤树下，抚树仰望，桤枝叶在清风中无声地摇头，树上再无野鸽子的踪影。我抱着桤树大泣。小姑娘安慰我说，鸽子识人识路，一定会回来的，你付出那么多，它们一定会回报你的。

几十年后，我又拾起这首旧歌吟唱：“浮云啊，山鸠啊，泪水哭干了，悲惨的命运将我们分隔……”心想，歌里唱的“山鸠”，莫非就是点题的“野鸽子”？于是上网请教“度娘”，文字图片一比对，方恍然大悟。原来，小姑娘捉回来的那

漳州云霄，是唐开漳的发祥地，历史悠久，山珍海味，花样百出。绿豆粉、枕头饼、手擀面、蚵仔煎、麻糍、沙茶肉片……代代祖传，品种繁多，而云霄喻户晓的烧窑鸡，让我领略了香味之美、韵觉之妙、名声之广。

我们一行九人，赴朋友的家乡云霄度假。一路上，他用几十年不变的闽南普通话，娓娓而谈，讲述闽南的人文典故，特别是家乡烧窑鸡的传说，几个版本，更是绘声绘色，听得有滋有味。古代有个乞丐，饿得慌了，偷了一只鸡，因无家可归，只能在山坡旁挖个土窑，拾点碎砖和石块，用柴火烧红，把鸡洗净，拿一些香菇、酱油等配料，将荷叶和树皮包裹起来。他做贼心虚，恐怕被人发现，快速将鸡塞进窑里，烘烤其中，还用山土把窑洞口封得严严实实，不到一个时辰，路人少了，乞丐才悄悄刨土，取出鸡来，顿时，满嘴荤香的野味，连鸡骨也别致，吃得津津有味，骨渣都啃得一

美食



图(纸本设色) 洪健

也是这样。

日本的新年元旦是从门前装饰门松开始的，传说是为了迎接天神的到来。最早的诗歌集《万叶集》里有 61 首是吟咏松的，在远古万叶时代，松就是东瀛的吉祥物了。

公元 8 世纪前松已然绘画的创作对象。奈良正仓院所藏奈良时代的《乌毛立女》国宝屏风画就是以松为背景的。16 世纪艺术大家狩野永德应最高统治者织田信长之命绘制的《松鹰图屏风画》，以金地为衬，一棵巨松虬结盘

只野鸽子，就是老程曾说起过的斑鸠。

老程是我楼上邻居，今年五一期间，他家面南房间的窗台，来了一对不速之客。只两三天，一个用树枝筑就的粗糙而简易的鸟巢，挤开茂盛的吊兰，出现在窗台上的花盆里，母斑鸠在里面下了两枚白色小蛋。之后的半个月，雌雄斑鸠轮番着孵蛋，鸟妈孵得多一些，鸟爸还得抽身去寻食和警戒。下旬，两只小斑鸠便相继出壳，萌萌的样子，瞬间令老程爱上它们。有一天，小家伙身子一缩一弹，相继飞向天空，转眼便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老程呆望着空荡荡的天空，手机仍保持着拍摄模式，泪水却早已奔出眼眶……

某天，我刚到家，老程急切地敲开我家的门，气喘吁吁地告诉我：“它们回来了，又生两蛋……”

根不剩。那香味四溢，还引来许多围观的人垂涎三尺呢！从此，民间云霄烧窑鸡流传于世。

在云霄，鸡的吃法很多，有盐鸡、烟熏鸡等。朋友精心安排，我们品尝了白斩鸡、石斛炖老鸡等几种烧法，他还特意带我们去了老将军酒店和农家宴，先后吃了两餐特色

在云霄尝烧窑鸡

王士雄

烧窑鸡，过了把瘾，在窑鸡端上桌的那一刻，便有肉香扑鼻而来。烧窑鸡要建“窑”，一般都建于当地的将军山，这座山为纪念唐代常胜将军陈政而命名，是著名的旅游景点，食客众多，纷至沓来，所以，十几家餐厅都集中在将军山一带，主攻烧窑鸡特色品牌，久而久之，有人称“将军山烧窑鸡”，也有叫“闽窑鸡”。我细细品尝，探寻味觉，两家烧窑鸡腌制配料不一，口感不同，但总体而言，

从视觉艺术上说，摄影与绘画很相似，同样运用构图、空间、色彩等元素表现作者对世界万物的感受与记录。从审美意识而言，摄影与诗歌有共性，两者都用艺术手段去表现美好河山与人世间的真善美。

因此，一幅精美的摄影作品，宛如一幅气势壮阔的画，一首动人心魄的诗。当我在《江山如此多娇——龚心瀚、贾树枚摄影作品展》的大厅里浏览，被一幅又一幅惟妙惟肖、锦绣风光的摄影作品所吸引，令笔者驻足品味时，不由心生赞叹之情。

摄影展由两位老新闻工作者龚心瀚、贾树枚联袂举办，他们都毕业于复旦大学，又都在《解放日报》当过领导，并先后在上海市委宣传部任副部长。更巧的是，两位在从事新闻写作的时候，都热爱摄影，尤其退休后更是南北采风、环游世界，拍摄了许多摄影佳作。这次他们各自奉献了 35 幅摄影精品，包括山水、建筑、人物、花卉、动物等中外景物。已逾耄耋之年的二位，为喜爱摄影的朋友们显示了他们对艺术追求的可贵之心。

龚心瀚早在复旦读新闻系时就青睞新闻摄影，得到著名摄影家舒宗侨的指点。《梅里雪山晨曦》是他赴云南采风中偶然拍摄的。那日晨起见窗外晨曦初露，眼前起伏跌宕的山峦被染成了耀眼的红色与金色，他赶紧用奥林巴斯相机转换不同角度，“远取其势”，以此显示梅里雪山恢宏壮丽全景。另一幅《驼铃声声》摄于银川沙坡头，他巧妙运用光影效果的对比，将行走在广阔沙漠中的骆驼与牵骆驼者，定格在一个视觉美妙的瞬间。《别有洞天的大溶洞》的拍摄手法也很别致，贵州大溶洞深邃奇奥，如何表现溶洞的宏大与洞下的波光，让人在视觉上感受这一奇景，龚心瀚用了巧妙的冷暖色彩调光，让读者在奇景中享受大自然的美感。《金沙江第一湾》则是一幅气势恢宏、惊天动地而又极

杀抹平，仅有一棵奇迹般地幸存下来。植物专家竭尽所有的智慧，倾注所有的爱心抢救这棵具有象征意义的松树，但还是没能挽回这棵病入膏肓的孤独之松。震后九个月，当宣告这棵 270 岁的“奇迹—一棵松”已走向生命尽头时，不知多少人为它流泪。九个月中，日本民众没有因为失去亲人、失去财产而流泪，却为一棵松树的枯死而流泪。

每每离开鸟虫屋，总会情不自禁地举首远望那一棵正向太平洋侧、向天城山、在森林中离苍穹最近的那一棵瑞松。它是风景，更是风骨；是植物，更寓精神。

10 年前 3·11 大地震，震前那里的高田松原曾是日本百景名胜之一，震后约七棵松江户时代就高耸挺拔的松树被瞬间秒



色泽金黄，口感独特，兼具了白斩鸡的鲜嫩、香酥鸡的松脆、手撕鸡的甜香等特色。

六十开外的张师傅，陪我看了烧窑，它建于店前山坡的隐蔽处，搭了一个遮雨棚，用红砖砌成，窑内约一平方米，一炉约放十几只鸡，上面有大铁盖，旁边堆放木柴和石砖等，我见时，鸡刚出窑，还在散发热气呢！张师傅说，烧窑鸡生意兴隆，价廉物美，每天少则几十只，多则一百多只。制作烧窑鸡有三大秘笈：一是腌制。主要有沙菜酱、香菇肉罐头、糖、盐、酒、蒜蓉、五香粉、酱油及不外传的调料等，腌制 15 分钟。二是包扎。用银光闪闪的锡纸，把腌制好的鸡包裹起来，让配料慢慢渗入到肉质中。三是烧窑。木柴烧红砖石，鸡塞入，再密封，需 40 分钟出窑。用将军山的红土泥砖，那股火烤泥土的气息，让人有种原始的“泥土味”，别具一番风味。

具张力的油画式照片，白色的金沙江环绕着高耸的山峦，离奇的石滩巧妙勾勒了金沙江的曲折与缠绵，使雄奇巍峨的山与波

澜起伏的水组合成一幅壮丽的画面。贾树枚喜爱摄影，有其诗为证：“迎朝霞，送晚霞，背起相机走天下，千古江山留胜迹，春日何处不飞花，回眸展痕无觅处，芳草萋萋满天涯。”笔者与他相识于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，我当时联系出版社，他是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领导，在几次读书活动的场合中相遇，他为人温和儒雅，言谈令人如沐春风。这次展出的《元阳梯田》仿佛是一幅立体感极强的版

画。元阳梯田闻名遐迩，引来拍摄者无数，但如何捕捉与表现其独特的意境，贾树枚花了一番功夫，他采用逆光拍摄，有意增加了梯田的层次感，并在色彩搭配、构图技巧与拍摄角度上仔细把握，终于使很有诗意的梯田美景产出梦幻仙游的艺术效果。《北京天坛》是贾树枚屡次拍摄，几经探索后的一幅作品，他三次去北京，多次对天坛作了多层次、多角度的拍摄，但总觉得不满意，这一幅作品从视觉效果来看，在蓝天白云下的天坛显得雄伟稳重，又有宏

观舒达的内涵，作品从宏观与微观上诠释了东方文化经典巍然而立的感情色彩，让读者感受庄重建筑物的诗意。另一幅是《浦东之光》，他在上海大厦 17 楼阳台上拍摄，夜色中的东方明珠塔与浦东高楼林立，在七彩灯光的闪烁中，相互媲美，尤显绚丽多姿，而江中的游轮也使整个画面增加了动感。

龚心瀚、贾树枚的作品参加过多次摄影展，先后出版《龚心瀚书法摄影作品集》《贾树枚环球行摄影散文集》，这次两位新闻界老领导又将其多年摄影精品奉献给爱好艺术的朋友，让我们在他俩的镜头中感受江山如此多娇，品味山水风光皆有情。

刚从车上下来，在深秋的丝丝寒意下，我又依稀看见那座老宅沧桑耸立的样子，任由风雨如何侵袭都岿然不动，宛如宽厚的父亲的肩膀。此刻，仿佛那秋风再次拂过我的脸颊，当我漫步踏入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宅地时，那一刻我仿佛叩响了记忆的大门，想起了我的童年、我的学生时代和离开父母走向社会时的情景……

此刻，我看见了脚下的小路蜿蜒曲折，我看见两旁低矮的枯树都褪去了叶子，那光秃秃的树，有如瘦弱的乞讨老人，我还看见残缺的黄页铺满了回家的路。还是那棵老树，满身裂纹，却是它几百年来唯一的护身铁衣。它曾经满身的勃勃生机，如今却只剩下几片枯叶挂在枝头，固执地要坚持到最后。竹园里活蹦乱跳的鸚鵡（喜鹊）、鸚鵡（布谷鸟）、麻将（麻雀），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，大有宋代词人辛弃疾在《西江月》里描写的场景，“明月别枝惊鹊，清风半夜鸣蝉。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。七八个星天外，两三点雨山前。旧时茅店社林边，路转溪桥忽见。”鸟儿们以鸣叫歌唱这一独特的方式，欢迎我回老宅。

从竹园里出来，径直看到的是北边由一邻居所承包的稻田，田里除了稻根外，那沉甸甸的稻穗已不见了踪影。此时，我家大门东边的八角金盘已结果、成型。每每见到它，我总忍不住要去数数它的叶片有几个角，奇怪的是很难见到八个角。那八角金盘这个名字到底是怎来的呢？据史料记载：清代吴仪洛的《本草从新》最早收录了“八角金盘”这个名称，按照时下流行的说法，叶裂近八片、边缘偶尔金黄得名。我一开大门，只见西边两棵高大挺拔的桂花树正香花盛开，那淡黄的、幽幽的、醉人心肺的香味迎面扑来，使人心旷神怡。东边的“小琴丝竹”（又名孝顺竹），因为孝顺竹是孝顺竹的变种，颜色更加丰富，青中带黄、黄中见青，不少的竹叶在民沟沿的上方随风飘荡。民沟的两边，当年种下的近 20 棵香樟树都已长成参天大树，走在四米宽的绿树成荫的小路上，穿过三龙桥畔，凉风习习，空气清新，惬意透顶。桥南边，车库东侧的小花园里长了好几株南天竹。经过近两个小时的内里外外清扫劳作，老宅面目焕然一新，自己心里着实宽松了许多。默然地站在老宅的前面，仿佛看见白色的炊烟从烟囱冒出来，缓缓地爬上那老树的枝头，仿佛人间仙境一般，若隐若现，我又似乎闻到淡淡的饭香远远飘来，我想这就是家的味道吧！要与老宅再见了。我走出院子，恋恋不舍地再看一眼这砖、这瓦，这所有的一切……是的，秋天里的老宅当真老了，但它风骨依旧，精神永存。它只是默默地守在这里，一辈子随着故乡生生不息。

山水风光皆有情

山水风光皆有情

山水风光皆有情

山水风光皆有情

山水风光皆有情

秋天里的老宅

黄 镛

秋天里的老宅

秋天里的老宅